



書叢智學年青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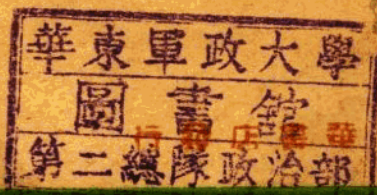
驗經和法方的習學

著等靈駘謙庶

華東軍事政治大學

資料室

第二總隊政治部



目次

認真的態度和扼要的手段.....

略談讀書的方法.....

談讀書的計劃.....

集體研究方式的改進.....

*

怎樣研究白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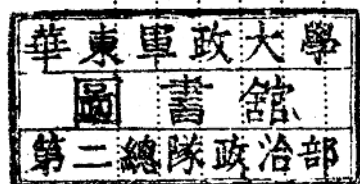
怎樣學英文.....

怎樣讀譯說寫英文.....

關於學習俄文諸問題.....

怎樣學習德文.....

怎樣學日語.....



庶議一

箱奮八

庶議三

庶議二

庶議

工書編

工禮錫

文寶權

張鐵生

永生

怎樣學習世界語·····

馬爾耳

六

*

怎樣研究「資本論」·····

萊昂捷夫

一〇七

談理論研究與文學欣賞·····

胡繩

一一

怎樣研究自然科學·····

盧于道

一一〇

怎樣用新方法研究數學·····

庶謙

一一九

怎樣用新方法研究算術·····

庶謙

一二五

*

馬克思是怎樣讀書的·····

戈寶權

一二五

列寧是怎樣學習的·····

戈寶權

一二六

認真的態度和扼要的手段

席謙

我們不論讀書也好，做事也好，若是不認真地去讀去做，那是要不得的。然而，這是一個極平凡的道理，什麼人都會講，因此，這裏也不多說了。這裏第一想說到的是——認真而不扼要的現象。

近年以來，青年們跟着時代的要求，不論在讀書或做事上，都認真起來。這是在國家和社會的進步過程上一種很好的現象。

然而，認真固然是好的，但是有一部份人，在認真而不扼要這一點上又生出一點毛病來了。我們看見：有的人在讀書上是一味地貪多，他們是採取着樣樣要學，樣樣去學的態度。他們真的是承認了那句「一物不知，儒者之恥」的古話一樣，對於任何一門學問都一樣地去用功，並且，希望自己把宇宙間全部的學問都來一個有系統的研究。

然而，這樣研究的結果，卻弄得每樣都懂得一點點，但每樣都沒有深入的研究。他們在讀任何一本書的時候，所取的態度也是一樣。他們是從開首一個字，讀到最末了一個

字。他們對於每一章每一節都很仔細地寫作筆記，把一切特點和小處都筆記下來。

他們在做事上的態度也是一樣，只要遇到的是一件比較有意義的事，他便動手去做。今天遇到這件就做這件，明天遇到那件又做那件。他們不僅一天忙到晚，甚至還想晚上不睡覺，多做一點有意義的事情。

我曾經看見過一位做農村工作的人，他認為對於農民要實行個別的宣傳，因此，他便熱心地挨家挨戶去談話。結果是，談了一個月，還不會走遍他那附近的二十幾家人家。

這樣的一種讀書或做事的方法，在熱心這一點上是可敬佩的；然而，最容易遺落要點，「接新娘，却忘記把喜轎帶去。」（註）

同時，在目前的社會上，也有一些故意逃避現實的人，他們爲了要掩飾自己的醜相，也採用了這種「遇事忙」的辦法，來進行他們那種投機取巧的勾當。我曾經打從一個小縣城經過，在那裏我看見許多農村的婦女來到城市做挑担拾轎或做小工場裏的工作。然而，那地方一部份熱心的婦女工作者，（？）他們所做的主要工作却是很起勁地開辦妓女訓練班。『想，這也是「打蛇不會打到七寸」的。』（同上註）

（註）這是湖南土話，是忘記了要點的意思。

那末，我們怎樣才能够抓住要點呢？

這裏，話又好像要說回去：我們要從對於一般的書認真地去讀開始，從對於一般的事認真地去做開始。不過，在對於「一般」的注意上，還要隨時注意抓住要點罷了。

比方，當我們開始讀社會科學的時候，首先是應該找一本關於「社會科學概論」一類的書讀一讀的。因為這樣做，至少就可以大概地知道社會科學範圍裏面，究竟有一些什麼部門。

第二步，我們對於哲學、經濟、政治、法律等每一門都找一本入門的書來讀，因為這樣，我們在形式上雖也好像是很「食多」的。然而，這時候有了一個要點。這個要點是在：對於社會科學每一部門，探視出一個大體的內容和它們相互的關聯。

經過了這一步，那我們就會知道，在社會科學的各部门裏面，那幾科是頂重要的東西——比方，哲學和經濟。同時，配合着工作上或職業上的需要，那時候也可以看出那一科，或那幾科是當前必須着重研究的東西。比方，你是一個店員，你便該首先着重對於經濟的研究；你是個行政機關的小職員，那你就對於政治應該着重一些。

當我們做工作的時候也是一樣。我們若是初到一個地方，或是自己從來就不曾做過工作，那在開始的時候，也是應該從一般的工作開始的。比方，出一張壁報，成立一個小小的閱書室，在

一種集會上作幾次很一般的講演等都是。

我們要從一般的工作中，才能够發現當地可以共同工作的朋友，同時，也才能够看出當地最一般、最緊要、最急迫的是一件或一些什麼工作。

我們抓到了這種要點以後，就該集中力量在那一個或那幾個要點上努力。

比方：當我們發現哲學是必需閱讀的東西，而且知道：如果對於正確的哲學沒有相當基礎，那就很難學習社會科學各部門的時候，那時候，我們便集中力量在哲學上用起功來。同時，在研究哲學的時候，又首先選擇幾本極淺顯的極重要的書來讀，比方：「大眾哲學」，「思想方法論」，「辯證法唯物論入門」等。

在讀一章或一節的時候，也隨時注意抓住那一章那一節的要點。看完一章一節的時候，又再加以在頭腦裏總結一下，看在那一章那一節裏，已經告訴了我們一個或幾個什麼要點。至少那一章那一節裏面的插話，譬喻，難認的字，奇怪的句子等等都是一些枝節的東西，便用不着花多的腦力去計較它。

當我們爲了解答某一個問題去讀書的時候，對於一本包含着那個問題的材料的新書，並不要整本地去讀它，只要讀那一部份對於當前問題有關係的材料就夠了。不過，爲了解答那一個問

題，可以在好幾本書籍當中，每本中間選讀一部份。這好比翻字典，我們只考查我們要考查的便够了，並不要去讀整本的字典。

在做工作的時候也是一樣。我們在目前的抗建工作當中是「軍事第一」，我們的民衆工作是越近前方的（或是在敵後的）越重要。越是在軍事上有重要意義的地方越要緊。

城市和鄉村比，城市又比較重要；工人和農民比，工人也比較重要；工廠工人和手工業工人比，工廠工人又比較重要。

我們要在重要的一點上猛力地加工，從目前這一個要點上推到明天的另一個要點上去，比方，今天對於哲學的加倍用功，就會引導你集中力量去研究經濟。今天對於城市工人工作的加緊，它就會引導你對於農村工作的展開。

總結前面所說的話：我們是從對於一般的書籍或工作的努力當中，去認識一般努力當中的要點。而且，我們是可能而且必須抓住這要點的。

接着，我們就是在這種要點上認真努力，解決那一個要點上的問題，把我們讀書或工作上的要點推移到第二個要點上去。

現在再說得理論一點罷：

社會發展的過程，它就好像是一條鏈子。這一條鏈子，它是一環一環地連貫起來的。

我們想要推動這個社會向前發展，却並不是要在每一個環子上去努力的；而是要集中力量在一個有決定意義的環子上去努力的。

這一個有決定意義的環子。我們是在對於具體事象的分析中，極複雜錯綜的情勢分析中才能發現的。

我們認識了這個有決定意義的環子以後，對於發展過程的認識，是更加明白了的。同時，我們對於未來的一環也預見得更清楚。對於自己的努力，也明白地認識了正確的而且必然可以達到的目的了。

這時候，我們的工作便是集中力量推動這一個環子，這一個有決定意義的環子。

這時候，我們雖然也不忘記這一個環子和整個鏈子的關聯；同時我們也要隨時注意到維持整個鏈子的正常發展；然而，我們的力量却只是在這一個決定的環子上集中的。

我們必須這樣，才能够解決當前這一個環子上的問題；也必須這樣，才能够推移到第二個決定的環子上去；也必須這樣，才能够比較容易一點地抓住第二個決定的環子。

我們在國家大事的問題上是要運用正確的方法的；同樣，我們在讀書上，在做比較小一點的

事情上，也是少不了正確的方法的。

略談讀書的方法

輯 奮

自從蘇聯一個又一個的五年經濟計劃實行奏效之後，經濟學家都喜談「計劃經濟」，其實不但經濟應有計劃，就是讀書也應該首先有一個計劃。有些人讀書沒有一定的目的，今天隨便拿一本看看，過幾天又隨便拿一本看看，這樣讀書，雖不能說他在知識上不是沒有一些進步（這當然是指內容正確的書），但是「無政府狀態」的讀書，收效究竟是很少的。所以我們讀書應該首先有一個計劃。

讀書要有一個計劃，必先決定自己所要研究的科目或中心問題。在學校裏讀書，學校裏有着一定的課程，這課程便是學校替學生規定好的讀書計劃，你決定要讀那一科，便須依照那一科的課程讀去。這種讀書計劃比較的呆板，不能隨着個人的選擇而隨便更動的。但在外國大學院的研究，便比較有伸縮性，要由選定了科目或中心問題的學生，和他們研究的科目或中心問題有關

的教授，共同商定讀書的計劃。在這個計劃裏，依商所定的時間（一年或二年），根據所欲研究的中心問題，把必須讀的書和必須參考的書列舉出來，在列舉之中把各書的先後和研究的門徑與方法都有系統地規定好。整個計劃規定之後，學生便依據這個計劃，在這位教授經常指導之下，研究下去。這種教授大概都是與某科或某中心問題有關係的專家乃至權威，他對於這一科或這一中心問題，當然澈底知道研究的方法和閱讀的門徑，對於學者是很有幫助的。學者在這樣有計劃的指導下，如真能切實研究下去，到了相當時期，他對於這一科或這一中心問題的學問，可以得到完備的基礎，如有志再深進，可作進一步的計劃，根據第一個計劃作進一步的研究。

我在英倫求學的時候，看到有好些中國的朋友不願意讀學位，認為學位頭銜是沒有什麼意思的，但是遇着他們自己沒有一定的讀書計劃時，我還是勸他們選讀一個學位，因為要是選讀一個學位，必須經過上面所說的手續，即必須選定一個中心問題，和一個有關係的教授共同商定一個讀書計劃，多少可以得到有系統的益處，比之沒有計劃的胡亂閱讀有益得多。

以上所談的雖然是偏於敘述外國大學院裏的研究情形，但記者的意思當然不是說讀書的人非到外國大學院裏去不可，只是要介紹這種有計劃的讀書的原則，以備有志讀書者的參考。

我特別聲明，這種有計劃讀書的原則，在校外自修的人也可以採用的。

此外再舉一個例子談談。在倫敦的英國博物館的圖書室裏，對於每一專學的部門都有很明白的重要著作書目，可供讀者隨意查閱，非常便利。西文書籍還有一個優點，就是在一書後面，常有很有系統的參考書的介紹，尤其詳細的是在書末對於書內每一章的課題都有書目的介紹，這書目的介紹不僅是隨便提舉幾本為著者所看到的，却是就每一章的課題範圍，舉出關於研究這個課題所必須看的重要參考書，而且把這些參考書依着程度深淺而排列着。這樣的參考書介紹，於讀者有極大的幫助，由於名著者或權威所指示的這種參考書介紹，差不多就可以等於該部門專學的讀書計劃。讀者依着這個介紹，在圖書館裏簡直好像是在掘金礦似的，越「掘」越有趣味。這種辦法雖不是在學校裏有名師共同商定之讀書計劃，因為是由於自己努力「掘」出來的，可是有名作家對於某種專學的參考書作有系統的介紹，在原則上也就等於有人領導，至少是讀者自己方法找到名作者的領導。我深深地感到圖書館裏的良好書目分類及著者在書末的有系統的參考書介紹，是幫助我們造成讀書計劃的最好的工具。在中國，圖書館的設備實在太少而又太貧乏，關於專學的著作，對於參考書作有系統的介紹也不多見，這是使讀書的人受到很大的妨礙或不便。我們在這兩方面都應該特別努力。

這當然也不是說在現狀下我們就絕對不可能有讀書計劃。我們還是可以儘可能地替自己定下

一個讀書計劃。首先我們要決定那一部門的學問，或那一個中心問題，然後根據這個對象，就現在可能得到的書，由淺而深，分成幾個研究的階段，按着規定的時間，有計劃地讀下去，即不能有三五年五年的計劃，至少應有一年半載的計劃。在這一年半載中，隨時隨地注意關於這一部門或中心問題的材料。除必要的有關的書籍外，如有充分的時間，其他方面的書報也儘可以看看，但卻以能够包圍着這個中心問題爲前提，而不是心目中毫無對象的亂看。這樣有計劃的讀者，才有豐大的收穫。

二

對於任何部門的學問，如有意深造，最好能學得閱讀一種外國文的能力。只能閱讀本國文的人，關於外國的名著，當然也有譯本可看，但是在我國譯述的緩慢，以及正確譯本的不易多得，閱讀外國文的能力仍然是很重要的。就是在歐美各國，有志研究較深學問的人，對於一種或二種外國文的閱讀能力也是很注重。例如英國的專科學生，大學教授，大都能够閱讀法文或德文的書籍，蘇聯是大眾對於學習最熱烈的國家，你在他們的青年學生裏面，在他們的學者裏面，乃至男女工人裏面，隨時隨地可以發現他們有的能讀德文，有的能讀法文，有的能讀英文。這是因爲

學術是沒有國界的，學習狂意高，外國文的閱讀能力愈有迫切的需要。

能讀一種外國文的人，讀原文的社會科學的書，比讀譯文舒服得多迅速得多，也就是可以使讀書的效率增加得多。正確的譯本不易得，尤其是較深的書，常常易被譯者譯得「走樣」，所以我甚至於感覺到僅能看譯本的人看得很多之後，把許多「走樣」的知識裝滿了一腦袋，在思想上也許不免要含有多少危機！所以我要奉勸真有志讀書的青年朋友，最好能够學習閱讀一種外國文的能力。這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學習讀外國文，只須讀得得法。一二年至二三年的努力是可以達到目的的。在我所認識的朋友，就有不少是自修（開始當然需要人數，但不一定要入學校）外國文而能够閱讀外國文書報的。爲着自己在學識上的深造起見，這種能力實在值得我們來培養。

談讀書的計劃

張 謙

讀書月報的讀者們常常有信來談到讀書計劃的問題。他們有的認為：讀書用不了計劃，只要拿書讀下去就是了。有的却認為：必須有一個計劃；但是他認為自己不能夠把計劃定出來，所以來信請我們替他代定。

再有一些讀者們，他們把計劃定好了，寄來請我們批評，看是不是定得合理。也有一些讀者們，他們把一個讀書計劃，定得詳細，打算在一年或兩年以內完成。

還有一些讀者，他們根據他們的計劃去讀書；但是，他們遇到許多的困難，或是中途發現那計劃太大，沒有法子實現；或是發現那計劃不切實際太空洞，離現實太遠；種種的情形，真是數也數不盡。

因此，筆者就來談談關於讀書計劃的問題。

據筆者平日的考察，一般人對於「計劃」這個東西，常常有兩種不正確的傾向：

第一，有些人是根本不要計劃。在他們的頭腦中，認為客觀的事象是變動得不可捉摸的；因

此，想要定出一個計劃來去適應客觀的事象那是辦不到的事。

他們認為：（一）對於工作，只要幹就是了，用不着事先的估計；（二）對於變動的工作，只要一點一滴地幹去就是了，用不着有通盤的打算，或用不着系統的支配；（三）遇着工作就幹去，這便對了；用不着在許多工作中間去選擇中心的工作，或重要的工作。

他們這樣的幹法，是不會認識；客觀上變動的事象雖然變動得很利害，但並不是變動沒有規律可以尋找，這是第一。第二，他們不會認識那種一點一滴的幹法若是不和全般的事物取得聯系，它會變成沒有原則的幹，甚至，還幫了自己的倒忙。第三，那種不抓住中心的幹，是因為不會認識，抓住了工作重要的一環，它便有推動次要的許多環的作用。

這種的幹法，結果是走上了「事務主義」的道路。

第二，有些人却正和上述的那種人相反，他們是太看重了計劃，太拘守了計劃。在他們的頭腦當中，客觀的一切事象是永久不變的；因此，他們認為：只要計劃定得詳細，完備，那工作是一定幹得好的。

他們認為：（一）對於每件工作，事先都應該有計劃；一定要先有了計劃然後才可以工作。

（二）一個計劃已經定好了；那麼，對於那一件工作便可以一勞永逸地做好。（三）每一個計劃